

《安康新游记》开栏语：

安康是个城乡结合的城，安康的市民是与田埂只隔一个居民户口...

在安康一些美丽的新农村里，勤劳的人们在那里耕犁劳作的身影从不缺席...

景、唱响一支支欢乐的歌谣。本刊特开辟《安康新游记》栏目，作为安康新乡土文学观念上的倡导和指引...

六月上羊山

旬阳 屈先华

我曾于2019年和今年匆匆两次去羊山，两次都在六月。

2019年上羊山，是出于对八里川天然大草甸的好奇与向往。在那里驻村的朋友说：“没去八里川草甸看看，就不算真正上过羊山。”

六月一个雨后初晴的清晨，应好友相约，我们即刻动身前往羊山。车子从磨沟口左拐进入羊山峡谷时...

盘旋而上的山路间，从车内窗外看，车子恍若飘移于青山秀水间，使人有动魄之叹，却无惊心之感。

太阳时不时从乌云里露出笑脸，空气里夹杂着淡淡的泥土气息，混合着村里人早饭的清香。

行至密林深处，春花烂漫，蝶舞纷飞。松树、山柳、红桦、山杨、黄杨以及许多不知名的树...

阳光穿透丛林，洒下金灿灿的、富含紫外线的光芒，照在身上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

无，大家走走停停，隔三岔五吆喝一两声，以确定彼此之间的距离。

说话间，有异样的声响从不远处传来，男士们高度警觉，拾起或折下较为结实的树枝握在手里...

匆匆道别，各自前行。又过了一会，一片片绿茵茵的大草甸闯入眼帘，并不是想象中那般的一墩、一簇...

大概走到第五个草甸时，天色突然暗了下来。深知羊山“脾气”和“秉性”的向导朋友劝我们赶紧下山。

今年六月，一个雨后初晴，闷热无比的清晨，我第二次上羊山。是陪同退休老前辈一同前往羊山村乡村振兴示范点...

在羊山村，我们参观了饱经沧桑，而今已被修缮一新的文物保护单位东宝塔遗址...

位东宝塔遗址，细听一些流传于此的故事，感受古老山村的文化底蕴。走进梅花鹿养殖基地...

午后，在民宿的书舍和茶室里坐下，听前辈们娓娓道来张良和秦皇曾炼丹于此的故事。

也可以在院子里荡一会儿秋千，安静地看前辈们手挽着手，步履缓缓地跳起圆圈舞...

趁大家休息时，我走出院子。抬头望去，传说中的将军石正巍然屹立，不怒自威。

在半山腰处观景台的“摇篮”里，我盘坐良久。观远处缥缈如纱的云雾，看满山绿树红花随风摇曳...



甘溪镇就在生养我的居住地三十余里外的地方，是和我共饮旬河水的地方。

小时候我曾撑着母亲去甘溪镇赶过场。窄窄的街道，接踵的人流，小贩的吆喝...

甘溪镇，这个被巍峨秦岭拥揽于胸，被悠悠旬河充盈滋润的地方，它依然固守着自己的勤俭、朴实、忠信等...

大青山 这世上有着无以计数的山，此刻，大青山就在我的眼前，在不断升腾的雾霭、沥沥的春雨和微暗的天光里...

雾霭覆盖了整个河面，又从河面不断升腾，逶迤绵延的大青山在雾霭中隐约浮现，在烟波浩渺里不断变幻着身姿。

浙浙沥沥的小雨还在天地间飘洒，太阳的光线透过铅灰色的云层露着羞怯地洒在大青山流水环绕的太极湖上...

最早的记忆是某次回冷水时，我与他一同放鞭炮。那时良哥还是十多岁的孩子，尚在“抽条”。他瘦瘦高高的，很敏捷...

从甘溪开始

旬阳 郭华丽

的娇柔的呼唤。就在前面几里路的地方还有一个叫作园岭包的牡丹园。

清风园 清风园，单是这名字本身就摇曳着无尽的诗意。靛蓝的天铃着村庄，鸟雀在枝头呼朋引伴...

园子里安然生长。一草一木，一棵庄稼，一声鸟啼，一片虫鸣，清风园里万物有灵。

地里有栽种、薅草的女人，有吆喝着牛耕地的男人，还有走不稳却想要追逐蝴蝶的幼儿。

从甘溪回来，我的心安静了许多，这样说似乎有点矫情，但至少可以把手机放在一边...

还得再去工地干活。良哥的日子十分简单，干活是他的“主旋律”。早晨起床，煮一碗方便面，吃罢就去工地...

安康 90 后作家新作展



作者简介：胡钦文，原名胡鑫，白河人。于《光明日报》《中国青年作家报》《西安日报》《安康日报》等发表多篇散文...

良子如草

胡钦文

日疏。我不足十八，尚在求学。父亲得力处，唯有良哥。良哥虽不聪明，但他彼时已而立之年...

我记得很清楚。父亲那时正站在我宿舍床边，一个临窗的位置。外面阳光强烈，从我所站的位置望去...

那时听闻良哥去世，我心里并没多大震动，只觉得惆怅。只觉得心里似乎有什么东西融化了。

父亲和他母亲是“半路夫妻”，父亲的前妻是名工人，是“拎水桶儿”的。她长年患病，身体不好。生下我那位“姐姐”后不久，便去世了。

婚后母亲才知道，父亲因前妻得病负债累累。我脑子里关于良哥的记忆很淡薄。

父亲不惑之年从供销社下岗，他大约是个极恋家的人，不愿外出务工。九十年代，社会治安没那么好，许多务工人员外出后被欺骗、欺负...

母亲娘家虽不富贵，然人口众多。她又是家中最小的那个，家中杂事，兄长阿姊分担殆尽。她的两位姐姐没读过书，她却成绩优异，总考第一。

父亲被时代席卷，母亲为婚姻牵累，他们都不敢再相见往昔相熟的亲戚、朋友，都准备远离故乡，另去他处。

当年供销社进行改革，为基层门店实行“租壳卖壳”经营制。承包商（多为职工）买断集体商品，自主经营，上交房房租赁费。

这些委屈、心酸，见诸夫妇生活，便是无尽的指摘，无尽的刻薄。殃及池鱼，我与姐姐也总挨骂。

后来，便尽是对他成年后的记忆了。一年夏天，我回老家。父亲、我、奶奶、良哥坐在院门前吃晚饭。

父亲一尝便说是假酒。接着，父亲拿起酒瓶仔细查看，发现那酒已过期好几个月了。

一年夏天，我回老家。父亲、我、奶奶、良哥坐在院门前吃晚饭。父亲一尝便说是假酒。

这些全都是因为良哥小时候摔过脑子，“傻”。在我眼里，良哥又不是“傻瓜”。

在我眼里，良哥又不是“傻瓜”。就在他去世那年五月，是父亲六十大寿。良哥特地骑摩托车跑了三十多公里到我家去...

良子如草

良哥的日子十分简单，干活是他的“主旋律”。早晨起床，煮一碗方便面，吃罢就去工地...

良哥有了结婚的念头，便开始攒钱、筹备。下工后，他不嫌累，骑摩托车到冷水桥头“摩”的。

良哥死后不久，有一次，我与姐姐聊天。谈及良哥，我叹着气说：“也好。”

姐姐懂我意思，也长长叹气，又补说：“唉，是嘛。社会竞争这么激烈，他人又老实，结了婚，生了娃，以后的日子恐怕更艰难。”

过了四年多，某次我去饭店吃面。为防水汽，我没戴眼镜。正吃着，店老板突然向我递来一支烟。

世间种种，本来相别。有的人人生来要做栋梁，有的人人生如夏花，而良子，大约如草。